

理性思维的诞生

——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及评析

李红波

(广西大学 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理性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它渊源于古希腊哲学, 直接孕育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之中。泰勒斯以“水”为万物的本原, 扬起了理性的第一面旗帜。毕达哥拉斯把“数”看作宇宙本原, 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之路; 爱利亚学派的“存在论”则在理性的探索上实现了对感性的超越, 探究知识的确定性, 成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物质结构理论实现对物质形态的进一步抽象, 为科学理性奠定了基础。因此, 探寻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思想及其相互关系, 对深入理解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有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理性思维; 前苏格拉底哲学; 本原论; 评析

[中图分类号] B5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8182(2006)01- 0030- 05

哲学的产生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逐渐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理性思维诞生的根本标志在于, 人从世界内部探寻世界自身起源的奥秘, 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米利都学派以某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

存在物作为世界的本原, 表现了人类开始从神话的形象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转变。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本原, 剔除了“始基”质的特殊规定性, 仅保留了量的规定性, 体现了“始基”抽象性的特点, 表现了理性

们直接把握到一般观念本身——种类(或观念)的直接被给予性。所以, 胡塞尔说: 存在着一个“关于抽象之说法的新含义圈。它包含着那些使抽象‘概念’得以产生的行为。”^{[3](p237)} 具体地说, 这种新的抽象概念关系到这样一些行为, 在这些行为中, 一般名称获得与种类统一的直接联系, 而且, 在这些行为中, 一般之物或“观念之物”被构造出来, 即: 它作为被把握的对象是明见地被给予的。换言之, 它关系到这样一些行为, 在这些行为中, 观念意向得到充实, 获得其明见性和清晰性。“这样, 我们便根据对一个红的事物的单个直观而直接把握‘红’这个种类统一‘本身’。我们观看这个红的因素, 但却进行一种特别的行为, 这个行为的意向朝向‘观念’, 朝向这个‘一般之物’; 在这种行为意义上的抽象完全不同于对红的因素的单纯关注或突出。”这就是“观念直观的抽象”或“总体化的抽象”。“我们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抽象’所获得的不是个体特征, 而是一般概念(对作为

思维统一的属性的直接表象)。”^{[3](p238)} 这样, 胡塞尔就初步地构建起了他的现象学意义上的“本质直观”概念。

参考文献

- [1] 胡塞尔 现象学[A] 转引自: 倪梁康 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C]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
- [2] 倪梁康 胡塞尔选集[C](上).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7.
- [3] 胡塞尔 逻辑研究[M](第二卷第一部分). 倪梁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 [4] Edmund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M] Translated by J. N. Findlay.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Inc, 1970
- [5] 休谟 人性论[M](上册).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6] 胡塞尔 逻辑研究[M](第一卷). 倪梁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 [7] 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M] 李幼蒸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责任编辑: 胡春燕)

收稿日期: 2005-04-22

作者简介: 李红波(1964-), 女, 广西岑溪市人, 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思维对感性的初步超越。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则以更具抽象性的“存在”表征“始基”的规定性,第一次把感性和理性割裂开来,得出了纯粹理性的本原即“存在”概念。恩培多克勒(“四根说”)、阿那克萨哥拉(“种子说”)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讨论,使理性思维得到更加深入的发展,但也表现了人类思维发展中的曲折和矛盾,即理论要求与实践探寻的矛盾。但不管怎么说,“本原”思想的出现,它的最深层的意义在于标志“理性思维”的诞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奠定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

一、理性思维的萌芽

最早以理性思维的形式表现的对宇宙总体进行终极关怀的是米利都学派,他们关于宇宙的思考、关于万物之“始基”的探讨诉诸的不是神秘的力量,而是自然的力量。这一功劳首先要归功于米利都学派(也是希腊哲学)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泰勒斯的贡献就在于他首次打破神话的形式,用自然的原因去解释自然界的统一性,从而在哲学上提出本原的思想,表现了理性思维的最初形态。

泰勒斯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24年与公元前548年之间。他被许多史家列入“希腊七贤”,但并无著作传世,连断简残篇都没有。后人了解他的思想,依据的是第二手材料。这些材料公认他提出了“水是万物的始基”。所谓始基是指万物从之而产生、消失后又复归于它的东西。就因为说了水是万物的始基的话,便成了第一个哲学家,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奇怪。但第一次说出这样的话,是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水是什么?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是自然自己的东西。在他之前,古希腊人都求助于神的动因来解释万物之起源,他却断然放弃对神的依赖,用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这意味着认为,在解释世界的时候,不要靠诗意的想象或出于恐惧的敬畏,要用理智的推理,亦即要靠理性。确认人类心智中的理性之权能,是“水是万物的始基”的重要意义。

此外,当泰勒斯宣称“水是万物的始基”时,不管他的判断是否正确,但这一判断无疑是一个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的结论,表明泰勒斯正在运用了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含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含着一种认识世界的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综合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和产生一切事物的本原。“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斯千百次观察分析各类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

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解释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原就成为希腊早期哲学家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时期关于天道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原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当然,泰勒斯的这个命题还相当粗浅。尽管泰勒斯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水时,这个“水”已经不是个别的、具体的,不是我们直接感觉到的那个水,而是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水,它已经是理性的对象,而不是直接感觉的对象了。但是,水作为水,它总是湿的,如果不是湿的,它就不是水了。即使是一般的水(不是个别的水),是一般的湿(不是个别的湿),但作为水的湿说,总还是可感觉的。可见,水被认为是始基,借助的还是水的具体的感性特征:具有流动性、广泛渗透于大量事物、孕育生命等等。这就是说,理性在这里还借助于感性直观。作为哲学的范畴,揭示世界本原性的始基,应当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而“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命题体现了泰勒斯对万物始基的思考,仍然徘徊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尽管理性已经力图去把握超越感性的“实在”,但理性本身还未达到纯粹。

泰勒斯之后的阿那克西曼德及其学生阿那克西美尼,继续沿着从物质形态本身寻找万物本原这一思路,相继提出了“无限”和“气”为万物的始基,使人类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水平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但是,由于其表达的感性局限性,无论是“无限”,还是“气”均无力完成其作为普遍性的始基的使命,即作为某一种具体形态的本原——“难以说明千变万化的具体事物”多,因而思想的普遍原则与感性的优先形式之间产生了矛盾。

赫拉克利特提出“变”的原则,企图以“变”来解决矛盾。他以火作为万物的始基并用火来体现变的原则。火与水、气、无限相比,不再是盲目被动的可塑性,也不再需要外来的力量来给它定形,而是自己塑造或创造自身,并为自己定形。“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1](p21)}火是有定形和无定形的统一,是作为“变的变”,是自己运动的,具有自身的分寸、规律和尺度,这个尺度就是“逻各斯”。在他看来,逻各斯是大家共同享有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从的共同的东

西, 尽管大多数人都自以为是, 好像都有自己的逻各斯一样, 但逻各斯的本性不是多, 而是一, 即统一性、普遍的东西。

显然, 赫拉克利特这一思想有赖于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水平, 而不能直接通过感官来把握, 甚至也不能简单地找出事物的“共相”而认识到, 这就使他超出了米利都学派的感觉经验的局限性。但赫拉克利特提出“万物的始基是火”的观点, 这种对始基的感性理解使他的哲学保持着经验的基础。“逻各斯”离开“火生万物”的观点是没有独立意义的。所以, 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的共同特点是不脱离对象的感性特质, 虽然包含着越来越强的理性成分, 最终却仍然立足于对客观世界感性直观的把握之上。

二、理性思维的确立

与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相反, 在南意大利兴起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 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11](p39)} 他们在数中找到这条道路, 即把“数”作为“本原”。

“数”何以为“本原”? 在他们看来: 一方面, 一切事物的性质都可以被归结为数的规定性, “在数目中可以发现许多与存在事物以及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事物相似的特点, 比在火、土或水中找到的更多。”^{[12](p18-19)} 另一方面, 数字先于事物而存在, 是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他们的思路是: 一切自然物都有形状, 一切形状都可以分解为几何结构, 几何结构可以分解为立体, 立体可以分解为平面, 平面可以分解为线, 线可以分解为点, 这是一个科学抽象的过程。同时他们把几何结构归为数(自然数), 认为 1 是点, 2 是线, 3 是面, 4 是体; 并把宇宙生成过程描述为数生点, 点生面, 面生体, 体生可感形体及它们的四个元素: 水、火、土、气, 由这些元素相互转化, 生成万物。

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提出“数”的本原, 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个很大进步。数及其相互关系, 并非直接的感性存在, 数显然离不开思想。但它又不是单纯主观的、个人心理上的观念, 而是人类所共有的认知, 即它是客观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来代替物质性的本原, 以之为万物的本质, 使黑格尔为此大为感叹。他说: “这样一些话说得大胆得惊人, 它把一般观念认为存在或真实的一切, 都一下达到了, 把感性的实体取消了, 把它造成了思想的实体。本质被描述成非感性的东西, 于是一种与感性、与旧观念完全不同的东西被提升和说成本体和真实的存在。”^{[13](p218)}

当然, 以数和数的关系来解决“本原问题”, 来指

认那规定着宇宙万物的“绝对”, 还很是褊狭, 然而, 这却是在通往理性道路上跃进了一大步。普遍的原则必须是看不见的、非物体性的东西, 这一点被确定下来了, 这就第一次正面地拈出了与知觉相对立的“思维”。当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学关系为事物的基础的时候, 这样一个理性方法被确立起来了: 只有在思维中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性。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启了这样一个先例: 不是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的概括, 而是直接从某种理性的抽象原则“下降”到经验世界的万事万物。当然, 数还不是真正的思想范畴。数的单元是“一”, “一”是在感性事物的范围内所达到的质的“自身同一”之规定。说它是一种思想, 也可以, 但却是极度贫乏、无内容的思想, 因为这个“自身同一”对于它自身仍然是外在的, 是不知道自己的内容的。其他的数都是这个无内容的“一”的外在的、机械的拼合。因此, 数还是未能达到对感性的真正超越, 它还是在感性和思想之间的中介的东西。也就是说, 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开辟了一条有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道路, 但理性思维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的发展还是有限的。因而, 古希腊的理性主义, 在经过毕达哥拉斯学派开拓性推进以后, 到了爱利亚学派时, 才找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

爱利亚学派在早期乃至整个希腊哲学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对以往的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 独树一帜, 提出了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 将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引向本体论, 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原则, 实现了对感性的真正超越, 对柏拉图“纯理性”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尼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现象和本质, 思想的认识和感性的认识区分开来, 并把哲学研究的对象明确规定为“存在”。首先, 在《论自然》中, 巴门尼德借女神之口提出了“知识的两条道路”, “第一条是: 存在物是存在的, 是不可能不存在的, 这是确信的途径, 因为它通向真理; 另一条则是: 存在物是不存在的, 非存在必然存在, 这一条路, 我告诉你, 是什么都学不到的, 因为你既不能认识非存在(这确乎是办不到的), 也不能把它说出来。”^{[14](p51)} 此便得出所谓的“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意见之路”, 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寻找万物本原的认识道路。他认为这条道路给人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 不真实的。他劝告人们离开这条道路。他借神之口说到“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 不要遵循这条大家所习惯的道路, 以你茫然的眼睛, 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 而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15](p50-51)} 而“真理之路”就是他所要

追求的道路,也就是他关于“存在”的思辨性的学说。

区分了知识的两条道路之后,接着巴门尼德对“存在”进行了规定:存在是永恒的,是既不产生,也不消灭的;存在是连续的、不可分的;存在是不动的;思想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即“思维和存在同一”;存在是限定的,像个球体,从中心到任何一个方向都相等;由此可见,巴门尼德的“存在”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精神的东西,而是对包括物质、精神在内的一切“存在”所具有的共性的最高抽象。从逻辑上讲,它的外延最广,不论是自然哲学家所讲的水、火、气等物质元素还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数等抽象的东西,都是存在。但它又是最高的抽象,它是将物质元素和数等各自具有的特殊性都一个个地去掉以后,最后留下一个最普遍最一般的共性,即“存在”,它的内涵就最少了。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把这个“存在”概念等同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虽然巴门尼德的“存在”是毫无内容的最空洞最贫乏的概念,但这种最一般的“存在”却体现了“本质”的意义,因为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当然,巴门尼德自己并没有提出本质这个概念,只用了“存在”。这样,巴门尼德的“存在”的实质是:“存在”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精神的东西,而是最普通最抽象最一般的类似本质的哲学概念。这个抽象的概念,它隐藏在现象背后,只能通过理性思维的途径把握,而不能诉诸感性直观。这就意味着,哲学理性思维不是以现实的感性对象为对象,而是以世界的普遍本质,连续为一的宇宙总体为对象。这是巴门尼德的重要贡献,也就是说,巴门尼德的功绩不仅在于否定了原始素朴哲学概念的直观性,提出了“存在”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从他开始,抽象思维终于从感性思维里分离和独立出来,哲学进入了新的阶段。黑格尔说得很深刻。哲学就是要在现象背后认识它们的本质,认识必然的真理。这一点,正是巴门尼德存在论的真正意义,虽然他自己还不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三、理性思维的发展

讲到希腊理性主义的渊源,人们更多的是注意到巴门尼德哲学的作用,而往往忽略了物质结构理论,即元素说和原子论的影响。当然,不容否认,在某种意义上说,物质结构理论是米利都学派本原思想的一种“复归”,即把世界本原归结物质性的元素。但实际上,物质结构理论并不是米利都学派本原思想的一种简单的复归,也不是回到原来的起点上,而是对物质性本原的更高程度的抽象,是对米利都学派本原思想的超越。其实,古希腊哲学经过巴门尼德尖锐地提出“真理”和“意见”的对立之后,理性思维已深入了一步,哲学家们所考虑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感

觉现象上的变化、发展和对立,而是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对立,是不变与变、“一”与“多”的对立;“一”已经不是局限于个别物质形态——现象个体的“始基”,而是本质的抽象。物质结构理论一方面吸收了米利都学派朴素的唯物论原则,但摒弃了它主张某一种宏观的具体物质可以直接转化产生万物的“转化”论。另一方面又接过爱利亚总学派关于“存在不能从非存在产生,也不能变为非存在”的基本命题,加以改造,据以探索物质的内部结构,去寻找物质内部底蕴的某种不变的基本粒子,即“元素”、“种子”、“原子”等,把它们看作物质的本原和“存在”,用它们的结合和分离(不再是以前的凝聚和稀疏)来说明世界的生成和变灭。这样,就较为深入地说明了自然界多样性的统一,赋予了物质性的“本原”更加抽象和普遍的意义。由此,他们对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物质性的“本原”虽然深化了对物质结构的研究,但却没有实现对感性的进一步超越,使理性的逻辑思维得不到进一步的跃迁,这是元素说和原子论者普遍存在的局限。

正如前面所述,理性的实质就是抽象,就是要通过抽象出来的本质去把握现象。为此,巴门尼德提出要从现象世界提炼出其实质的本质,这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巨大进步。但是,巴门尼德把“实在的”和“真实的”等同起来,把现象和本质对立起来,由此否认现象世界的真实性,却难以被人们所普遍认同。因为,现象是人唯一认识到的对象,现象若是假的,人的认识也就失去根基。为了“拯救现象”,恩培多克勒提出了“四根说”。

恩培多克勒把水、火、土、气看成是构成万物的四种元素,万物的产生与毁灭不过是四种元素按不同比例的结合与分离,它们的结合与分离是由“爱”与“恨”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恩培多克勒企图以“四根”来调和现象和本质、“多”与“一”的矛盾。在恩培多克勒看来,“根”本身是不变化的、永恒的,因而宇宙在总体上是不可变的,这样就符合巴门尼德的前提;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四根是可分、合的,由于混合的比例的不同产生万物的不同性状,这样就把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虚”进一步发展了,“意见”的现象界,就不仅是“虚”的,也同样是“实”的了。因此,从某个意义上说,恩培多克勒把被巴门尼德斥为“虚幻”的自然现象重新给予了一定地位,赋予了新的依据,从而恢复了古代米利都学派本原思想的应有地位。然而,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依然存在矛盾。恩培多克勒以“四根”(火、水、土、气)生化万物,似乎可以避免“一”与“多”的矛盾。但是,“四”

还是有限的, 固定的, 因而虽然不是以“一”生“多”, 但却是由“少”生“多”, 最终仍然逃不出巴门尼德的陷阱: 无中不能生有。恩培多克勒用“爱”与“争”这两种力量来说明万物的生成变化。但“爱”与“争”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 在他那儿并不清楚。如果它们是物质性的, 必有载体, 那么“本原”就成六个; 如果它们是精神性的, 那么主体是谁; 也不能把它们视为元素的属性, 如若那样, 元素就是会动会变的了。

对于恩培多克勒面临的问题, 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种子”说力图予以解决。如果说恩培多克勒是以有限(“四根”)求无限, 那么, 阿那克萨哥拉则以无限(种子)求无限。他认为宇宙万物是由无限多样的物质微粒所构成, 它们是看不见的、可分的, 他称它们为“种子”; 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种子。他也和恩培多克勒一样, 认为“种子”是不生不灭的, 不动不变的。那么这种不生不灭的, 不动不变的“种子”如何生化万物? 即他的动力何在? 阿那克萨哥拉把动力因归为“努斯”。在早期希腊哲学的发展中, 阿那克萨哥拉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努斯”即心灵这个哲学范畴。“努斯”(nous)本来是希腊语中的常用字, 相当于中文的“心”、“心灵”(mind), 泛指感觉、思想、意志等精神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主体。在早期希腊哲学家残篇中也出现过这个字, 但没有给它以特殊的意义。将努斯作为重要的哲学范畴, 是从阿那克萨哥拉开始的。阿那克萨哥拉把“努斯”看成是一个精神的东西, 并且超拔到本体的地位。它不仅是第一推动者, 也是万物的安排者。阿那克萨哥拉“努斯”的问世, 开始以目的论代替物活论, 人类的视界不再局限于维系精神自身为“一”, 而且要使世界成为一, 成为善的、真的世界。努斯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超越有限的、受束缚的、感性的事物而面对无限目的和自由的追求, 它代表精神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所以, “这位最后的自然主义的物理学家, 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眼中被看作苏格拉底的革命的先驱, 实在不是没有理由的。”^{[4](p130)}

在阿那克萨哥拉“种子说”的基础上, 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德谟克利特认为, 世界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由以下两方面的特性: 第一, 原子非常微小, 不可分割; 第二, 原子都是同质的, 它们没有性质的不同, 只有形状、大小和排列上的差异。正因为原子是微小的, 不可分的, 因而它是“充实”的, 没有空隙, 它具有巴门尼德的“一”的一切属性;

但原子是同质的, 又不是“一”, 而是“多”, 所以, 原子可以说是把巴门尼德的“存在”打碎成为无限多的微小的“存在”, 它是“一”和“多”的统一。正因为这样, 可以说是原子论者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爱利亚哲学关于“一”和“多”、连续性和间接性的死结。

德谟克利特不仅承认“原子”的存在, 也承认“虚空”的存在。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前提条件。原子在虚空中作漩涡运动, 不同种类的原子具有不同大小和形状, 它们的不同运动状态和结合方式, 决定着各种物质的不同特性。于是, 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便可以用原子的大小、形状、运动和结合方式来加以说明, 比如, 运动最快的原子是小而圆的, 它们是“火的原子”; 灵魂是精细的原子构成的等等。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虚空学说, 可以说是对自然哲学的综合、改造和系统化。德谟克利特同早期自然哲学家一样, 通过分析事物的物质结构, 探寻构成世界的最终元素, 考察元素的运动来解释世界的生成, 解释世界多样性的原因。他把世界多样性的统一或根据归结为原子和虚空, 从而为理解、解释经验世界提供了一种认识的方法论基础。因此, 在西方的一些哲学史家, 就对原子论哲学给予很高的评价。近代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德尔班认为, 古希腊哲学家中从个别知识引向哲学形而上学的只有三个人, 即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德谟克利特的视角具有十分强烈的实证色彩, 因此, 这种视角很难摆脱以“特殊”代替“普遍”的逻辑错误所造成的思维困境。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苏格拉底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寻找真理, 把哲学对客观事物的研究转向对人的理性研究, 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 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和概念的确定性, 开创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 使理性思维得到了更高、更完善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古希腊罗马哲学[M] 商务印书馆, 1982
-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81
- [3]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M](第1卷). 商务印书馆, 1959
- [4] 莱因·罗斑 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M] 陈修斋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胡春燕)